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 800 字。投稿邮箱:ls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分苹果

□高自发

这是两个母亲分苹果的故事:
第一位母亲给三个孩子分苹果。她先把草坪分成三等份,让孩子剪草坪,谁剪得最好就吃最大的苹果。孩子们因此懂得了劳动的艰辛,也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。第二位母亲给姐弟俩分苹果。弟弟吵着要大的,被母亲批评。姐姐本来也想要大的,见状改口说自己要小的,大的给弟弟吃。母亲很满意,就把大的奖给了姐姐。姐姐因此学会了撒谎。

同样是分苹果,两位母亲的做法区别在于:第一位母亲用无声的言语告诉子女,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,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,让子女懂得不劳动不得食的朴素道理;第二位母亲却是通过道德“考卷”来考查子女,看似高大上的道德说教,却让子女学会了撒谎和欺骗。

分苹果是生活中再小不过的一件事了,小事却不可小视,世间许多成功和失败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里。

落叶

□伍柳

深秋,是人们欣赏满山红叶的好时节,也是欣赏落叶的好时节。落叶不像远山的苍翠,因为就在脚下,所以显得更为亲近。俯身拾起一片落叶,或淡红,或金黄,都会让人露出欣然的微笑,甚至有人会小心地收藏起来。

小区里有几株高大的梧桐树,深秋时节,会落下很多叶子。这时,我会捡拾几片品相好的叶子带回家。这些叶子幅面宽大,叶脉清晰,特别是淡黄的色泽,俨然一张宣纸。在这样的叶面上作画,描画上远山近水,有一种特别的美感。曾在展馆中看到艺术家们在各种叶面上留下的美妙图景,一片小小的叶面上,竟变化出人世间的自然界的万千气象,那真是巧夺天工,令人惊叹。

曾在心血来潮时,趁着飒爽秋风,去公园捡拾落叶,因为那里的叶子品种更多,色彩也更丰富,形态也更美。我发现,很多游客也喜欢在遍地落叶之中留影。有那么多,那么美的落叶做背景,那影像的画面一定是很有韵味的。这时就想,真该感谢这些落叶,它们曾在春夏时节给我们以蓬勃的生机,又在秋天给我们以赏心悦目的美色,即使叶落归根,也要以壮美的姿容装点大地,装点着自然界和人间,装点着我们的生活。这时,就感觉落叶没有远去,它们依然焕发着生机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

中国人取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。特别是古人给人取名,不仅有名有姓,还有字有表,“名以正体,字以表德,号以寓怀”,三者一体,涵盖了一个人的全部品格。

名字不只是符号

□冯娜

据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,一个孩子出生后,“名”是在百日那一天,由母亲抱着婴儿来到厅堂见他的父亲,父亲郑重地握住孩子的手,给他取名。名取定之后,母亲再把孩子抱回内室,将孩子的名字通告亲戚朋友,随后报告给地方长官,以此名人籍登记。由此可见,古代的命名仪式非常隆重,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首要大事。这古老的仪式虽然并未传承至今,但给孩子过“百天”前起名字的风俗依然长盛不衰。

到了今天,中国人更是发展出各种各样系统化、复杂化的取名方式。名字代表着人们赋予人或物的美好寄寓、祈盼和祝愿。日久天长,名字更沉淀着时间的给予和文化的传承。

想起《说文解字》上曾说,有一种鸟的名字叫做“离”,离者,离黄也;而离黄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黄鹂。黄鹂,也有人将其称为黄莺;草长莺飞,两个黄鹂鸣翠柳;都代表着春天的到来,最丰盛的草木花间才会有莺鸟的啼叫。而“离”字的意涵中流传时间最长以及迄今运用最广的意思则是“离开”“别离”。《易·说卦》中云:“离也者,明也,万物皆相见,南方之卦也。”意思是,“离”指的是太阳的光明,天然生长的众多物种在阳光的照射下都将自己的形貌完全显现出来,“离”的位置在南方,相对应的则是仲夏时节。这样的命名真是意味深长,不知道古人将黄鹂称之为“离”,是不是意味着人们看到的是鸟儿和春天一样,是流动的,是会飞来也会离开的?黄鹂虽美,春光虽好,但它们都是要“别离”的,所以更应小心翼翼将之爱怜。古人对生命万物的理解和命名真是心思别具,不

仅有形有神有影,还赋予了它们关于生命的思量,关于世事的体谅。

人类甫一降世,便忙着指认这个世界,万事万物都应在人类的表意体系中有一个名字:泉水、山脊、谷粒、飞鸟、樱花、葡萄、火苗、洞穴、雪花、冰山、春天、猎狗、老虎、桃子、火车、马路、星座、轮船……如果不能从这众多、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一些状态和规律,分别赋予它们名字,人类也许会在混沌中艰难摸索,难以前行。

当事物拥有了自己的名字,我们在指认它们时就变得清晰明了,世界遂形成可以相互交流、沟通、传递信息的秩序。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”便是人类更具情怀的渴望和向往,当我们念出那些名字,我们的心灵便会充盈着归属感和温暖。

大家微语

永远不要低估亲爱的读者

□李洱

●网络时代导致人们对阅读纯文学的耐心变低了。很多同行担心长篇小说的读者会逐渐流失。

●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和想法。

●但我觉得,文学读者只会越来越多,不会越来越少。

●因为我们作为单独的人,是需要与人交流的,否则你肯定完了。

●人啊,不仅需要同呼吸而且需要共命运,而文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,这种可能。

●最重要的是,谁也别去低估亲爱的读者,他们成长的速度超过批评家的预期。

谈天说地

低美

□姚文冬

年代后,亦即先生辞世前的这几年,有较多的现场录音传世,还留下一部电影《荒山泪》。这个时期的程腔,仿若陈年老酒,虽度数不高,但韵味醇静,如这段1954年的实况录音。但大多数人认为,这个时期的唱腔没法学,学也学不会。

因《柳迎春》绝迹舞台多年,曲谱、伴奏等稀缺难寻,我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学唱,用相同的调门,以实演的状态,跟唱程先生的录音。老唱片调门虽高,我还能勉力为之,只是感觉有调无味;意外的是,因为调门低被我误以为简单的第二个版本,也就是1954年的录音,我居然无法跟唱,因为调门压着嗓子,我发出了粗、杂、涩的音,遇到高音还出现了“冒嚎”的怪味。用定音器一测,居然是西皮唱腔里低得不能再低的C调。程先生用C调演唱?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戏曲演员上了年岁,调门都会不同程度下调,但程先生的下调幅度出乎我意料,平时票友演唱用C调,都会被嘲笑为没“本钱”,先生即使降调,也不至于这么低吧。我反复听、反复跟唱、反复琢磨,终于发觉其中奥妙:程先生并非只是简单地降调,而是在一个新的音域里,采取一种难度更高的发声方法,创造出了

一种新的唱腔,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韵味。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说程先生后期的唱腔没法学,脑海里涌现出两个字:低美。

低美,就像一瓶酒,味道绝不是靠外部添加,而是酿造过程中自然生成的。以解释晚期程腔的低调门之美最为恰当,那是经历过高之后的低,是以低姿态呈现的高境界。就如同人的魅力,也不是靠外部“添加”所得,比如华衣丽裳、珠宝名器,而是由岁月酿就的人格,以及学识、仪态等诸多元素来呈现。我常看到有的老人,满头银发、面容祥和、目光柔和,虽步伐缓慢,但平稳沉实,举手投足雍容舒缓,一言一行沉静有度,那便是一种低美。就比如,他走路慢了,但这慢不只是速度的放缓,而是换了一种新的姿势和心态,这新姿态,融合了一辈子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,俱是人生精华,于是他走出了一种低美的优雅,这是年轻人学也学不会的。

程派老戏《柳迎春》,有一段好听的西皮原板:“红梅绽放幽香正逢小春,添霁炭畏严寒紧掩朱门。昨夜晚绮窗前北风催紧,欲登楼望瑞雪一散心情。”接下来的流水板更富诗意:“红梅得雪添丰韵,绿竹凝妆带粉痕。玲珑玉戏飘金井,寒雀枝头也噤声。遥见有人扫曲径,踏破琼瑶雪满身。”词雅、腔美,触人心弦。现存程砚秋先生1932年灌制的老唱片和1954年的实况录音,是不可多得的欣赏资料。两个版本同一唱段,唱腔却不是一种风格,甚至会让人产生不是同一个人演唱的错觉。明显之处是前者调门高,唱腔明朗华丽,嗓音高亢尖锐,似飞瀑激流;后者调门低,嗓音宽厚通透,唱腔舒缓悠远,如深潭漾波。

从唱腔角度分析,程派艺术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:早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程先生以高调门演唱,F调乃至升F调居多,尚有传统唱法的痕迹、学梅(兰芳)的痕迹,程派特色已初露端倪,如这段1932年的录音。中期是上世纪40年代,程派艺术发展到巅峰,程先生的调门降到了E调(这也是今天旦角的标准调门),更着意突出幽咽婉转、若断若续的特点。后人学程,提倡学习这个时期的唱法,但一般都学不到位,甚至走偏了。晚期就是50